

中国

③

主 编 / 谭其骧

副主编 / 王文楚

／ 赵永复

历代



地理

学家

评传

总结研究成果，评述古人成就。
传播地理知识，弘扬祖国文化。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

第三卷

(清、近现代)

主 编 谭其骧

副主编 王文楚 赵永复

山 东 教 育 出 版 社

一九九三年·济南

鲁新登字 2 号

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

第三卷

(清、近现代)

主 编 谭其骧

副主编 王文楚 赵永复

*

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850毫米×1168毫米32开本 17.875印张 4插页 399千字

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,000

ISBN 7—5328—1599—4/G·1372

定价 17.35 元

目 录

目 录

顾炎武	赵 俪 生	[1]
顾祖禹	赵永复	[10]
孙 兰	韩光辉	[25]
图理琛	赵永复	[44]
明安图	钮仲勋	[59]
刘献庭	王北辰	[66]
胡 渭	邹逸麟	[83]
魏 源	周维衍	[103]
徐 松	赵 俪 生	[120]
齐召南	王振忠	[129]
何秋涛	陈得芝	[141]
张 穆	王守春	[156]
沈 垚	马正林	[173]
李兆洛	张修桂	[189]
曹廷杰	钱林书	[213]

陈伦炯	苏松柏	[230]
陶葆廉	费 省	[256]
杨守敬	陈桥驿	[269]
熊会贞	陈桥驿	[285]
张相文	张天麟	[311]
丁 谦	王 颢	[330]
徐继畲	翟忠义	[344]
武同举	唐元海	[359]
梁 份	华林甫	[368]
王 庸	王文楚	[378]
李四光	阙为群	[400]
竺可桢	满志敏	[412]
丁文江	郑锡煌	[436]
黄国璋	韩茂莉	[464]
顾颉刚	刘起钊	[478]
翁文灏	郑宝恒	[483]

补 遗

杜 环	王文楚	[501]
谢肇淛	王振忠	[517]
章 潢	辛德勇	[555]
后 记	王文楚 赵永复	[566]

顾炎武

赵俪生

顾炎武是明清之际著名的经学家、史学家，在人文地理方面也积贮了大量的资料。

顾炎武，谱名继绅，字忠清，学名绛。入清后更名炎武，字宁人，人称亭林先生，又尝署蒋山傭。昆山县千墩镇人。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，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。

他平生的学术风貌，是“经世济用”。这和他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，有着密切的关系。顾氏是江东大族，诗书门第。而他所受他继嗣祖父的影响特别深。据张穆《亭林刍谱》所记，顾绍芾，字德甫，号蠡源，曾跟随其父（按即炎武的曾祖）历

官广西、山东、南京等地，熟悉行政界的种种传统。晚年足不出户，主张“读书不如钞书”，他亲手抄录邸报（官府公报），成25巨册。他教导炎武读兵家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诸书，还有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和《资治通鉴》；教他研求实学，凡天文、地理、兵农、水土及一代典章之书，均不可不仔细研读。

顾炎武就沿着这条路走下来。在科举上，他的遭遇不顺利。自16岁至27岁，多次参加乡试，均不得第，终生不是举人。他自己说“崇祯己卯，秋闱被摈，退而读书”，所以27岁是他正式从事科学研究的起步年代。当然，在开始的一、二十年里，顾氏阅历尚不广，只可能从书本知识上下功夫，也就是历览各朝断代史、天下郡县志书、各名家诗文集、以及名臣奏疏等等。一句话：他在青少年时期，为他自己终身的学术事业，已经从文献上打下了极深厚、极结实的基础。

45岁以后，他为避仇隙，离开江东，来到北方，历齐、鲁、燕、赵、秦、晋等地，凡25年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九州历其七，五岳登其四。”^①按“九州”有多种说法，兹以最寻常的《禹贡》说法，顾氏只荆、梁二州，亦即四川、云贵、湖广地面足迹未到之外，其余7州，亦即江浙、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地面，他可以说是踏遍了。东岳泰山、西岳华山和北岳恒山，是他不止一次到过的，晚年又去看了嵩山，只剩下衡山未到。在他的著作中，他不止一次地谴责有些学者往往只“琐琐于典籍文字之间，而不稽之于道里徒步之下”。^②在他，许

①《与杨雪堂书》，载《顾亭林诗文集》139页。

②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山西“磨笄山”条。

多学问可以说是既已“琐琐于典籍文字之间”，又曾经“稽之于道里徒步之下”的了，所以历来人们对他的学问是高度信赖的。

二

顾炎武氏的地理学造诣，是和“经世济用”的大原则密切相关的。“世”，是指他生活的明清之际的社会；“经”是要经略它；“用”，用在何处？曰，用于农田，用于水利，用于兵事，用于涉外。举例言之，他46至47岁间，曾到苏州、卢龙、昌黎、昌平等地考察，他有感地说，“世人能读全史者罕矣。宋宣和与金结盟，徒以不考营、平、滦三州之旧，至于争地构兵。以此三州之故而亡其天下，岂非后代之龟鉴哉？！”^①这是说，要办外交，要打仗，非熟悉地理不可。又如，他50岁至54岁频繁地往来于代州、雁门一带，又有感地说，“宋熙宁八年诏韩缜割分水岭以北地畀契丹，东西失地凡七百里。其后契丹复包取两不耕地，下临雁门，遂启用兵之釁。夫宋人所割分水岭之地，今不可考矣。然尝登雁门，踰夏屋，极目于勾注、广武之间，而知陞山形如人字，一脊中分，山南据脊，则利归山南；山北据脊，则利归山北。辽人所索，必此地也。”^②这是说，除非亲自考察过，不会亲切地懂得地理的要害，所以北宋官僚如韩缜者轻松地就把要害地段割让出去了。又如他在密云古北口看到有杨令公祠，他有感地说：“杨业本传，业至雁

①《营平二州史事序》，载《顾亭林诗文集》28页。

②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卷四五。

门北口，指陈家谷曰，诸军于此张步弓为左右翼以援。及力战至谷口，望见无人，即拊膺大恸。史明言雁门之北口，而以为密云之古北口，作志者东西尚不辨，何论史传哉？！”^①这是说，编写《大明一统志》的人，连两个谷口一在西一在东的方位都弄不清楚，还写的什么志书呢？统以上三例看来，顾氏所从事的地理学，不是平铺直叙、面面俱到的中国地理志；他搞的地理，处处都是跟兵防、涉外、民生诸现实问题密切联系着的。因此，我们也必须抱着这样的观点，去阅读顾氏的人文地理学著作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（以下简称《利病书》）。

《利病书》，初看起来，确实令人有丛刳之感。故梁启超曾对之有“刳狗”之评。刳狗也就是刳灵，意思是今天紮起明天烧掉的东西。梁氏此语，自然是几句谬话，原因是梁氏一生热心政治，对《利病书》这样丛刳而繁重的典籍未见得看，更未见得看进去。必须看进去，才能尝到滋味。那么《利病书》的滋味、亦即精华，究竟在哪里呢？

三

《利病书》中有重点部分，有非重点部分，读时要区别开来。所谓“非重点部分”，是指顾氏足迹未到、未专门予以勘察的一些地方。在这些部分，顾氏不过钞自天下郡县志书与名公文集。但就这个部分也不是“刳狗”，因为在选钞时钞者也是独具慧眼的，颇钞下来不少为后人难于觅到的宝贵材料。至于“重点部分”，那更是作者的精心结构了。兹举三个部分

^①《京东考古录》，载《亭林遗书》。

来阐述我上述的观点。

其一，是蓟辽。蓟辽和宣（府）大（同），是明朝“九边”的主要构成部分。有人会说，明朝已经亡过了，满洲贵族已经进来了，研究九边，研究蓟辽和宣大，已经不具有现实的意义。不，不是这样。试看顾氏在他的《形势论》中不是清楚地说了吗，“夫取天下者，必居天下之上游而后可以制人”，“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则事不集”，“古来以南伐北之明证，有地利而后动”。^①这些话，都说明顾氏的地理研究，无不带有军事战略的意义。他特别留意蓟辽，正是如此。这和后来孙中山、黄兴、章太炎的“驱除鞑虏”的思想是密切联在一块的。

明嘉靖间有位学者叫周宏祖，麻城人，《明史》215有传。此人好发一些兵战方面的议论，顾氏在其书中采录不少，可见是有共鸣的。周氏的议论之一，是“京后觐角论”。明朝时，京师在北京，北京以北叫“京后”，又叫“脑后”。脑后有两个觐角，东北方向的觐角是大宁，西北方向的觐角是丰胜。大宁，金为大定府，元为大宁路。明初宁王封此，但永乐帝朱棣为了争皇位竟撤大宁，失此觐角。丰胜，为隋唐丰州、胜州之合称，其地在今内蒙之鄂尔多斯部，而大宁在内蒙之喀尔沁部。正统年间，明朝放弃丰胜，又丧一觐角。从此，北京的屏障就只剩下居庸关、独石口、古北口、喜峰口了。并且，九边这条联络线也从中间被切断。

上文已说过，顾氏于46至47岁间，从山东到蓟辽做了将近两年的考察。他自叙说，他风闻万历年间当戚继光做总督时候，有幕僚写过《燕史》数百卷、《永平志》130卷。他欲访求，已

^①《顾亭林诗文集》124—125页。

不可得。恰巧当地人士又邀请他编写地方志，于是他借机会展开调查研究，并将调查研究结果分别写进《利病书》、《营平二州史事》（已佚）以及《京东考古录》和《营平二州地名记》等著述之中。在这些著述中，顾氏对历史上一直叫做“燕”的特定地区做了周密的考察，把慕容氏、耶律氏、完颜氏诸统治交替过程中，各郡县地名的变异，如令支、棘城、柳城、卢龙（和龙）诸地的建制与改易，都给了清楚的辨析。对这一地区中的一条大水——濡水，包括干流和支流的情况，也做了爬梳。“濡”读“暖”（nuan），与“难”（nan）、“滦”（luan）容易在讹读中发生混淆，故濡水入海部分叫滦河，中上游支流中也有一条叫难河。这是一个庞大的水系，弄清楚它对北京东北方的兵防、水利，都有很大的好处。

四

其二是山西。对于山西，顾氏可以说是熟极了。在《利病书》中，窃以为以山西部分写的最好，并且其中自志书中钞来者少，自己秉笔而书的按语最多。按顾氏自其50岁至54岁，五年间仆仆往返于三晋的次数，相当频繁。诸凡大同、五台、雁门诸要塞地区更是穿梭般地往来，而太原、汾阳、祁县、临汾则经常是他短暂的居停地。他在旅行途中，以一位史学家的眼睛，观察他所见到的一切。在云中，他看到据说是禹的父亲鲧治水时留下的堤防遗迹；在雁门以北的崞岚，他看到赵武灵王的父亲赵肃侯加筑的长城；对于“三关”（即雁门关、宁武关、偏头关），他做了过细的考察和论列，并且不仅“三关”，即晋

地内陆诸关隘，亦纪之綦详。特别是本文作者少年之时正当抗日战争，得随部队穿越过这些关隘，若干年后再捧读顾氏关于山西的记载，真是感受特深的了。

其三是山东。顾氏自45岁迤逦至于53岁，曾经在山东较长时间居停，或者即便离去之后，仍要抽空回山东来一次。当然他使用老家千墩田宅变卖余额，在山东章邱买过1000亩土地，年可收租160刃，总算是一个驻足之地。不过山东地主影响下的风气，给顾氏的印象不是那么很好的，“其官于此者，则无不变色咋舌，称以为难治之邦”、“齐民之俗有三，一曰逋税，二曰劫杀，三曰讦奏”、“人心之日以浇且伪”，^①这些现象使顾氏不能选择山东作为他最终安身立命之地，所以只好寄希望于山（西）陕（西）民风比较朴厚的地方去了。

但顾氏对于山东，还是做了一些考察，做了一些记录的。如对春秋时齐、鲁两国边界方面一些模糊处，做了一些辨析。对泰山和劳山，他认为泰山原来与“鬼”和“仙”是无涉的，自西汉谶纬兴，什么梁父主死、天孙召魂魄的这些话就传开了。衍至后世，什么濂何桥、蒿里山，甚至碧霞元君，都贴到泰山身上来了。劳山又叫劳盛山，他认为“盛”即是成山，南劳北盛，就形成了“劳盛”这个词。

在这里，还需要声明一下，本文撰写本旨，是专写近乎自然地理的部分，故对与经济生活相关密切者，则相对从略，如在山西部分中所记解州盐池，在山东部分中所记曹州有关一条鞭法的辩论，在直隶部分中所记马政，以及大亩小亩的差异与纠纷，都是《利病书》中最宝贵的内容，而本文未涉。读者如

^①《莱州任氏族谱序》，载《顾亭林诗文集》页36。

有兴趣，可参看拙著《天下郡国利病书研究》一文，见1980年华东师大编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之《中国史学史论集》（二）页396—428处。

五

以上，我列举了《利病书》中三个我个人认为是重点的部分，并予以阐述。此外，我还认为有必要说说《江南》。这是《利病书》中篇幅最长的部分，理由很简单，这是顾氏的家乡，45岁以前，他一直在这片土地上成长、就学，并且在晚期还做了一定的抗清秘密工作；但由于45岁以前究竟不像45岁以后那样搜集资料之外再加以实地考察、并加以战略地考虑，所以这《江南》部分，就没有蓟辽、山西那么言言凿凿，思之灼灼了。但这一带，是“太祖高皇帝”定鼎、并施行其严刑峻法的地方，所以在租、赋和徭役方面，花样繁多，利病均十分突出，可以搜集到的反映特别丰富。特别这地方还有过张士诚的一番周折，朱皇帝在这一带的法令带有显明的“从严”特点，而这一带的“富民”及其附属阶层，也是花样繁多，朱皇帝上边有政策，他们下边有对策。两方明争暗斗，到头来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，浅看是有害，往深处看也未见得 not 含有积极的意义。

不知何故，顾氏对淮南部分，写的较一般化。其实他自39岁即到淮安与王略（起田）、万寿祺（年少）为密友，往返于清江浦、王家营之间，他的诗说“楚州南北中，日夜驰轮鞅，”这是要害地点，应该有人侦察形势，“何人调北方，处士才无

两，”^①他选择了万氏担当这个重任。可能由于侦察和考察在实际中会互相排斥不可兼顾吧，顾氏对这一带的堤、堰、坝、闸似乎是在照抄方志，于河、淮、江、运的交错，也终究未曾给予有力的总括和明晰的分析。

不知何故，顾氏对徽州府部分，则写得相当精要。他写歙县、休宁、婺源、祁门、黟县、绩溪六县之地，本是贫瘠山区，但由善于操奇赢利，故能厚富，且自矜其势能。其地儒者，贫而好学，喜发为议论。六县方言，各不相通，足见方言诘屈聱牙之甚。且此一地区在有明300年中表现为自然经济日渐不支，商业资本日渐兴旺的典型地区，开始是“东家已富，西家已贫”；其次是“末富日多，本富日少”；再次是“富者愈富，贫者愈贫”；最后是“富者百人而一，贫者十人而九”。写出这样的层次分化，是给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留下了极好的著录。

主要参考书目

①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。

②《顾亭林诗文集》。

①《顾亭林诗文集》206页。

顾 祖 禹

赵永复

我国地理学的发展史上，顾祖禹占有特出的地位，他以个人力量辑著的《读史方輿纪要》（下简称《纪要》）一书，就其包含的内容和科学价值来说，可以和酈道元的《水经注》相媲美，是我国地理学领域内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一部划时代巨著。

他的一生是平凡而又充实的一生，从二十几岁到花甲之年，“穷年累月，矻矻不休”，^①夙兴夜寐，呕心沥血，把毕生精力全部倾注在编写这一部著作上，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

^①《读史方輿纪要》，以下凡出于本书者均不出注。

明末清初，是地理学蓬勃发展的时代，比他稍早的徐霞客（1585—1641），以其实地考察的成果，现在受到普遍的推崇，愈来愈为各界所重视，而顾祖禹的成就，除了专门学者以外，人们一般还不太熟悉。实际上，他的著作不但对地理学特别是沿革地理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，而且在军事、文化等各个方面也有重大的意义。1992年正值这位伟大学者逝世三百周年，因此，有必要对他的生平和学术成就，积极地进行总结和介绍。

一、淡泊的一生

顾祖禹，字景范，一字端五。因故居面对宛溪，又别号为宛溪。祖籍江苏无锡，父亲年青时入赘常熟谭家，生祖禹，所以祖禹常自称为常熟人。象大多数封建时代的文人一样，出身于书香世家。顾氏一族为江南著姓，祖上号称“吴中文献”，历代出过不少名人学者。高祖顾大栋，明嘉靖间曾与许论撰《九边图说》。父亲柔谦，字刚中，号耕石，是一位正直和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，虽然曾经过低级考试，取得生员（秀才）资格，但是不想在仕途上获取功名利禄，认为科举制度对社会无益，而专心著书立说，懂音韵，善诗，精史学，对沿革地理也很有造诣，所著《山居赘论》中就有关于黄河变迁的述述，^①明清易代之际，与子祖禹隐居于常熟虞山。

祖禹生于明崇祯四年（1631），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。他聪慧好学，熟读经史，博览群书。年14岁，江山易色。清顺治五年（1648）随父客居钓渚渡，依范贺；十年（1653），又

^①胡渭：《禹贡锥指》卷六。

移居无锡胶山南麓的安镇。青年时代的祖禹,受到父亲的影响,不学科举文体,①不走科举做官的道路,②以教私塾为生,家庭贫困,经济拮据,但仍好学不倦,所得报酬,一半维持生计,一半买纸笔灯油,自题居室:“夜眠人静后,早起鸟啼先”,③甚至让妻子住在娘家,争分夺秒地学习钻研。顾氏为书香世家,“先世薄有藏书”,但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,“悉已委之兵燹”,④而祖禹又嗜书成性,只好借书、抄书,无形中增加了知识的积累,由于父亲的熏陶,特别爱好地理学。

明末的内忧外患,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军事的注意,祖禹的父亲柔谦就把一些官员没有边疆意识,归咎于《明一统志》缺乏军事战守的内容,他说:“尝怪我《明一统志》,先达推为善本,然於古今战守攻取之要,类皆不详,於山川条列,又复割裂失伦,源流不备。夫以一代之全力,聚诸名臣为之讨论,而所存仅仅若此。何怪今之学者,语以封疆形势,惘惘莫知,一旦出而从政,举关河天险,委而去之”,慨叹“园陵宫阙,城郭山河,俨然在望,而十五国(按即明代地方行政区划两京、十三布政使司,相当现在的省)之幅员,三百年之图籍,泯焉沦没,文献莫征,能无悼叹乎!”而自己生于乱世,“及余之身,而四海陆沉,九州腾沸,仅获保首领,具衣冠”,已经无能为力,只好苟且偷生,嘱付祖禹“汝其志之矣”,来担任整理有明一代疆域、政区、图籍的任务。

①江藩: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卷一:“祖禹少承家训,不事帖括”,帖括为科举考试文体。

②彭士望:《耻躬堂文钞》卷三《与陈元孝书》:“景范从未一为诸生”。

③黄印:《锡金识小录》卷七。

④顾祖禹:《古今方輿书目》,《方志月刊》第七卷,第二期,1934年。